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七目錄

獨孤申叔

資州獻白龜賦

卻千里馬賦

處囊錐賦

樂理心賦

審樂知政賦

服蒼玉賦

張濛

登春臺賦

鎮國軍節度使李公功德頌并序

段文昌

修仙都觀記

菩提寺置立記

諸葛武侯廟古柏文

平淮西碑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七

獨孤申叔

申叔字子重德宗時博學宏詞中第爲校書郎

資州獻白龜賦

以泰平將洽神物效靈爲韻

皇帝在位十五載西人獻異龜於王庭匪青黑以飾體特潔白而成形融彩可嘉且不溷於五色呈祥有異詎止齊乎四靈蓋以我皇行化無外止戈偃武人綏道泰升至德於元穹降殊祥於神蔡且夫龜者稟先知之異白者表司殺之方豈天意興威於有截俾臣下受命而無將西土是

生實西方而主義被甲以至猶帶甲以來王不然何以曖
純容皎素甲皓霜華而浹洽炯玉質輝金精凝雪彩之清
貞泳靈沼而冰靜息泰階之砥平足使孟津之鱗恥捷乎
素鬣越裳之雉羞奮於翹英矧乎稟殊姿體異貌陋三足
之爲美匪六眸以是效其用也或協聖人之心其動也克
符智者之樂然後知戲朝之虎不足徵銜鈎之狼不足神
彼駒來思徒稱皎皎爾獸至止虛擅諄諄未若茲瑞德無
與鄰應天之命昭王之仁非櫝中之毀棄不遵上以因循
將順乃元穹以呈其貺曷思乎綠水而返其身則彼寧王

有遺元緒又安得而比倫嚮非我皇從道不拂必將混於
介族詎得分爲理物宜乎冠異紀首靈篇且無使其湮鬱

卻千里馬賦

以上之所班諸
侯不貢爲韻

惟漢德之雍熙俾遐荒兮肅祇布澤所治致遠人之樂只
任土必貢奉良馬以來思殊乎皎皎陋乃駢駢翼八鑾以
御矣齊四牡以維之由是朝發於窮邊夕獻於君所倏追
風以掣電邈千里兮一舉仰駿驥之居周鄙驕驕之在楚
故將進薦於象魏庶得超遙於苑囿帝曰斯馬爾其還與
旅焚之訓今則皎如歸獸之義寧當忽諸矧乃乖乎法駕

而不合於乘輿且帝之御也厥儀惟舊帝之動也其道惟
守驅千乘以啟前羅萬騎以居後分青旌兮在左揚素旆
兮在右儼五路以居中矯六龍以齊首龢鑾是響將節乃
疾徐次舍有期豈宜乎奔走蓋順之而可信違之而則不
雖千里兮足珍於一人兮何有矧乃場苗既食馬政攸班
間以赤兔兼之白駒叶圖之駒伏阜稱德之驥在閑足以
驅馳於九域之內足以巡狩於六合之間宜乎旋爾故鄉
歸於舊壤超乎半漢適彼莽蒼庶逐北風之思卻從東道
之上俾得交頸裔土翹足荒陬克全真性有歸羣休同越

地之放象似桃林之罷牛豈比驂騮卒見羈於造父寧同
屈產終服御於晉侯是知漢文之德彌尊歸馬之猷克中
示後之立國者盡規矩之以卻遠方之貢

處囊錐賦

以賢者處代必
聞其人爲韻

囊之爲物也虛受而無遺錐之爲器也利用而攸資彼式
處焉必將勁而出矣此乃柔止安得固而藏之遂得耀穎
於紉縫之處呈銛於挫銳之時諒過之兮不可非剛克兮
何其炯炯乎從革之資纖纖乎徑寸之質露微銛以外見
透虛囊而首出方同人之處晦靜以求伸比達士之奮奇

物莫能屈既藏身於不固寧脫穎之無必觀其觸之必徹
指之必穿方將動而愈出孰曰鑽之彌堅所以趙氏克明
因之而興喻毛生不讓比之而自賢信立德而法矣誠有
待而言焉且賢之在代也或默或語猶錐之在囊也或出
或處囊雖固兮錐必自分代雖溷兮賢罔同羣豈比夫不
銳者載繁載考而莫出不善者四五十而無聞是以匪
無思乎指地將有望於決雲吐穎呈鋒磨礪而自我投奇
擢異提攜而在君嗟乎道之將行也必有用我者彼賢未
達雖執鞭而尚從我道有庸寧補履而爲下向使無銛鏐

之珍爲鉛刀之倫縮勁挺於囊橐受頑鈍於陶鈞復何異
恍惚之內物鳴夷之中人君子曰是事也可以爲鑒戒可
以明進退豈獨美於一時蓋垂規於百代

樂理心賦

以易直子諒油
然而生爲韻

心爲靈府樂有正聲感通而調暢之理自得訢合而邪僻
之慮不生翕如冥契混若化成孕和平於德宇保純粹於
元精故先王立極受命制民作則修匏土草木之器備干
戚羽旄之飾將以悅萬人康四國動蕩其心志推移於道
德薰然而煦日以和悠爾而躋之壽域成文不亂知至樂

之有融從律弗奸見王道之甚直聲之所感性罔不悛致
和易於無象禁奸邪於未然希夷自適鬱結攸宣苟斯須
之不去何嗜欲之能遷况乎大樂同和至音交暢聽寂寞
而何求視窅冥而無狀將欲革驕志以純仁化貪心爲貞
諒在乎思不惑兮心不流安至樂兮優而柔順至性之蕩
蕩符大道之油油純如皦如足養浩然之氣融融洩洩寧
抱悄爾之憂是知以德音爲音則合於仁義以淫樂爲樂
則比於慢易咸濩作而理亦隨之鄭衛興而時乃殆而信
至化之所繫實和樂之攸資是以重華明兮簫韶若此獨

夫靡兮顛沛若彼忘味興嘆於宣尼觀風見稱於季子則知樂之爲用也不獨逞煩手謹俚耳正心術而導淳源非聽其鏗鏘而已

審樂知政賦

以同彼吳札觀樂於魯爲韻依次用

樂之爲樂也布五氣和八風政之爲大也包有截被無窮雖尋源沂異而致用是同故政行而樂作而樂在其中是以重華昭昭兮簫韶若此獨夫靡靡兮顛沛如彼鄭衛作而濮上慄焉絃歌聞而武城樂只故爲政之善否實由樂之張弛惟審樂之大義其梗概也如是若乃終始類四維

廣大象八區成質文於五色齊宥密於三無奏宮而君位
斯合動商而臣道克符角之鳴人斯度矣徵之應事而形
乎理方元氣政亦陰敷彼師曠傾耳而在晉季札發跡而
在吳惟樂之道也蓋精微於此乎不然何以深聽密察善
惡凶札寂慮居安靜志遐觀故將亡之音哀以思至理之
感柔而寬是故君子審音以知樂存亡必見乎未兆理亂
亦在乎先覺其道亂也噍殺作而嘽慢興其世理也乘麒
麟而棲鸞鷟則是政之所以樂亦依於苟聽五聲以悖矣
諒八音而忽諸方今九功已成八佾斯舞鼓處義之琴瑟

植虞舜之干羽故能仁洽道廣澤融德溥聽之忘味殊三月之在齊化之式臧寧一變而至魯客有作樂之賦者將含容於上古

服蒼玉賦

以天子之服從此方色爲韻

天配五色惟春也蒼然地孕萬物惟玉也堅焉玉可久持故君子比德於玉蒼實正色蓋聖人形象於天歲旣陽止色其著矣東方木德之令蒼本靈威之紀順其色繫象服是宜飾其容信以蒼爲美晶熒兮其瑩如碧追琢兮其平如砥實同法服不敢違於先王有異象環獨見用於孔子

若乃太史告立春之期天子迎東郊之時映乎元冕節以
采茨碧若生芻之色肅乎出藍之姿縈垂組而溫潤澤矣
繫衝牙而左右流之質且異珪終乃磨之無玷色雖匪白
誰謂涅而不緇故能間五玉先四服混元冕曜黃屋微白
虹之皎潔對蒼龍以照燭豈非哲匠之所逢他山之所攻
采此溫如之質擇其善者而從得佩之服之於此琢之磨
之於彼齊蒼璧之獲薦異白玉之見毀色膺時用寧侔純
漆之元彩非染成詎比奪朱之紫矧乎四氣莫先乎春陽
五位莫首乎東方九有具瞻其尊也帝皇萬物咸賴其大

也穹蒼我乃應春氣之德順陽和之則爲帝者之行節候
穹蒼之正色叢四美而具宜冠羣玉之攸克所以標嘉名
於時令宜乎哉垂楷模之無極

張濛

濛贈太子少傅均子德宗朝爲中書舍人

登春臺賦

達萬類者莫尚於和氣鬱萬類者莫極於幽情故登臺而
豁望得寓目於春榮高臨乎雙闕迴出乎重城洞千門而
拂曙披九陌於初晴雲當軒而氣潤風溢檻而光清陰始

分而土膏起陽已動而泉脈生縹緲九層之端希微四達
之眺春馭興而搖裔興牽春而窈窕鷓鴣來於東野鴻鴈
去於南津愛烟霞而改舊嘉草樹而含新思欣欣於麗景
情豔豔於韶春雖懜陰陽之義且知天地之仁我國家道
洽衆靈化涵諸夏吹律豈勞於鄒衍操音寧藉於子野德
被荒遐而有截澤周品物而無假因壽域以同歸奚樂郊
而獨寫是知氣之所感者情情之所和者氣氣苟達而內
愜情必洽而外慰等彼純縣之溫若享太牢之味因在極
於羨溢寧止臻於髣髴不然者太昊之令何榮老氏之言

安貴而已也春臺高兮勢裁裁鶯亂轉兮傳伐柯聊登陟
兮一過攬春心兮未和春臺曉兮光淡淡花競落兮如菸
菸遠憑臨兮一覽嫋春心兮多感感因外而重遣和自中
而再尋任三陽之榮悴齊萬化以浮沈風何知於虎嘯雲
何識於龍吟猶春臺之蹈泰與聖政之同深

鎮國軍節度使李公功德頌并序

聖唐九葉皇帝平內盜攘外夷建中興永圖以崇王業乃
命潼關鎮國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華
州刺史武康郡王李元諒整兵隴右分鎮京西朝野訢以

爲宜軍州翕而益重復我洮罕期在於茲且謂分星辰之
精山河之靈或穆英明爲國而生者也於是行軍司馬御
史中丞董叔經以州人感公救其塗炭荷公拯其瘡痍露
表羣言贊於雲隄曰臣聞鼓天下之大節莫先於忠義卻
天下之大難莫出於才能奏勲庸播金石以爲天下表莫
盛於碑版然則陛下宗臣元諒雄傑英勇沈斷明謀虎身
之望夙成龍額之封果及武齊七德而克用爲模文有九
功而能舉爲法故炳燭方召牝稗韓彭桓桓然徇國之功
皆可揭而昌言也昔陛下薄狩郊甸爰幸巴梁虵虺畜而

毒生豺狼飽而害作內興官闕黨與譁張何望之墾掘咸
林敬缸窺覷蒲坂同逆相扇傾陷巨州元諒時以散員副
戎關鎮無一塵之土無一旅之衆感憤而發招輯白徒斬
賊使於潼津破賊將於敷谷乘勝連擊遂克城池閭閻載
安室家相慶此其徇國之功一也勇夫重閉以備不虞創
績墉隄是徵板幹環迴裹於修郭延袤載於通衢冀防馳
突之鋒庶室搜牢之掠四封輻輳不震不驚益兇豎東顧
之憂壯義夫西討之勢此其徇國之功二也州之器備自
昔其空乃剔鑊鼓爲兵撤氍毹爲甲刻蒿揉爲弩載簣輦

爲排嚴約誓於五申肅部隊於三令勞逸斯共甘苦必分
德以導其懷刑以齊其力義以啟其憤忠以發其誠由是
士皆嚮方樂公戰矣此其徇國之功三也籍馬蒐乘補卒
濟師始編簿者二千終載書者一萬進次昭應稟命於副
元帥之軍列屯興泰分邇於尚可孤之壘元兇恃衆犯我
中營或靡旌而來或掉鞅而去因其去也霆激飈衝分翼
夾馳邀覈其陣血鬪滌川之水屍膏灞岸之田狡勢迷窮
不能復振此其徇國之功四也蒼茫御苑橫矗長雲摧百
堵而洞開擁三軍而徑入姚令言望旗而潰張光晟棄甲

而奔轂騎爭追若燎於數賊泚憂迫躬率全軍驅其恟恟
之徒揮我堂堂之衆一鼓而北竄死真寧氛祲廓而黃道
清腥穢消而彤庭肅頓師章敬都邑晏如迎大駕復於咸
秦還大兵散於陰晉此其徇國之功五也李懷光阻河拒
命竊弄戈鋌北連絳臺南抵黃巷選朔方之健將保朝邑
之離宮陛下特詔攻圍重鞠戎旅總於經略丕冒平涼或
倚擊其救兵或邀絕其餉卒力殫命窘因乃求降未殲當
道之豺且磔吠籬之犬此其徇國之功六也進屯河縣接
邏官橋雖竹纜已焚而水口將渡大憝知窘猶懷鬪心乘

時出奇幸於有勝遲明遇伏卒以無歸志蹙窮城因絞中
閣三條以謚三輔斯寧此其徇國之功七也戎羌不道倂
擾西陲驟掠邠涇深入鹽夏狃其橫猾溽暑仍留苟不用
權若何攘暴迺勵我鷹揚之旅乘其馬瘠之時張皇軍形
緩俘令逸然後排烽結隊加竈翻營師未逾於洛源寇已
還於河曲此其徇國之功八也焚焚藩虜匿詐求和重違
修好之言用許尋盟之約諸軍畢會是燭沈疑陳其不誠
請以爲備且曰古者諸侯相見兵衛不撤警也今犬羊反
覆未可以端拱待之乃距平涼二十里所柵爲壁塹爲壕

設晉師教前之伏修楚臣勁後之殿練銳三千涉涇式遏
旣而升壇將歆果以惡來聲若河翻勢如山進望我旗鼓
驚眙而還禦侮之道旣宏折衝之威亦著此其徇國之功
九也良原縣間在涇隴西壓窮邊罹彼煙塵翦除荆棘事
未經啟密命興功遂發軫而遽行卽建標而特起恢其制
度峻以規模役不二旬隱然嶽立乃修廬井乃闢田疇商
旅載通流庸偕附烽堠交於塞表保障連於峽右雖周築
虎牢漢憑馬邑式遏亂略曾何足云此其徇國之功十也
朝廷所以降丕命策高勲重位以崇之豐爵以榮之歌鐘

以樂之邸宅以寧之自建中以來衛社稷之臣秉旄鉞之
將除宰輔董戎外其孰能疇匹於此哉况明允豪賢勤於
理要清恕以康黎獻簡恤以裕公私推信誠宏敬讓薄九
賦勵三農抑浮窳之風興廉正之教一年而人知禁二年
而人知惠三年而人知愛四年而人知誦夫然又安可使
懋功昭德沈隱無聞者歟願聽華人篆之樂石制曰可於
是耆壽荔非昇古沙門釋僧惠道士遊方外等千乃心萬
乃口喜從所欲祈我筆端乃約奏章以纂成績公本姓安
氏武威姑臧人蓋黃軒帝孫降居安息高陽王裔留宅姑

臧僕射元魏之股肱武衛巨唐之牙爪世濟其貴公又昌
明而弱歲羈孤感於知己某某之族從駱統之姓鎮潼關
者五年矣旣申武節克建戎勳天子以敦淳可親誠明可
信更名賜氏以昭實焉書所謂踐修厥猷靈承多寵者矣
若夫校功王府譔德侯家雖馮異揚言已傳檄於昔歲而
吉甫作頌庶宏美於今辰詞曰

洸洸武庸兮有虔秉鉞卽戎臨敵兮原火烈烈隊如星兮
陣如雪進如流兮止如載轉電激兮衝風發壞苑垣兮復
宮闕旣東征兮又西伐鼙鼓雄兮才氣傑滌昏霾兮掃妖

擘河瀆清兮渭源澈功既成兮恩亦結倚鎮防兮資金穴
華山麗兮敷水蒞惠汪濊兮威凜冽庶毗安兮羣盜絕舞
稚童兮歌大耋城宰雲兮營偃月望麾幢兮想旌節樹豐
碑兮頌英哲詞不媿兮勲不滅

段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西河人元和中累轉祠部郎中知
制誥穆宗立拜中書舍人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自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敬宗立拜刑部尚書轉
兵部判左丞事文宗朝遷御史大夫封安平郡公檢校右

僕射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再徙鎮西川大和九年卒年六十三贈太尉

修仙都觀記

平都山最高頂卽漢時王陰二真人蟬蛻之所也峭壁千仞下臨湍波老柏萬株上插峯嶺靈花綵羽皆非圖志中所載者昏旦萬狀信非人境貞元十五年余西遊岷蜀停舟江岸振衣虔潔詣諸洞所石岵靈竇蒼焉相次苔龕古書依稀可辨時與道侶數人坐於下須臾天籟不起萬竅風息山光耀於耳目煙霞拂於襟袵相顧神竦若在紫府

元圃矣牽於形役不得淹久瞻眺惆悵書名而去爾來已三十四年大和庚戌歲自淮南移鎮荆門有客由峽中來者皆言當時題紀文字猶在觀宇歲久臺殿荒毀不三數年必盡摧沒於巖壑矣乃捨一月秩俸俾令修葺子來同力浹旬報就去年冬十一月詔命換麾幢再領全蜀沂三峽歷舊遊依然境物重喜登覽聞泉聲而緩步愛松色而難別遂命筆硯志於巖谷時大和七年正月五日記

菩提寺置立記

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萬井聯甍之內獨有岡阜迴

抱數里地形含秀而高坦木色貫時而鮮澤以氣象言之
不有金刹梵宇孰能主其勝勢乎天寶末元宗巡狩此方
崇護法教度僧建寺大啟休福至德二年長史盧公元俗
奏置此寺以菩提爲號焉先是僧衆鄉黨耆舊相厥林野
將興塔廟徘徊凝睇漠然無所乃諗於草堂寺無相大師
以質之大師傳繼七祖於坐得三昧以不思議之知見破
羣心之蒙惑遂指茲地宜開法門夫風行地上而萬竅自
號大師一言而天心感悅故得廣輪棟宇版築垣墉翦榛
莽以立宏規繚荒墟以羅物象大厯初節度使相國崔公

寧以此寺勅名修建未就乃迎彭州天飭山惠悟禪師以
居焉禪師卽無相大師之升堂法子也覺照圓朗了於實
際以方便說化導羣生俗流歸依其眾日倍經始之制於
茲復興其後有信心居士薛藏尹侶者生於岷峨得其靈
秀氣豪量濶宗敬二乘皆能以財發身悟愛爲妄捐捨寶
貨同修梵場蚩蚩之徒隨我先倡方構雲起儼如天成觀
乎崇殿巍巍殫於宏麗列柱屹立以壯趾攢櫨分形以扶
拱豁紺宇而色明洞綺寮以霞散金碧絢煥達倒影而共
照珠鐸玲瓏無迴飆而獨響長廊之外江浦悠然高檻之

端雲峯對出有巖壑之松桂是人寰之林藪學無生者得自在攝威儀者無缺落住持之益其何博哉繇是言之非龍駕之巡幸無以建法幢懸雕榜非大師之言授無以識茲地占幽奇非居士之捨財無以集工輸成像設參會而來福祥冥感流慶昌運推乎無窮今皇帝纘八聖之耿光奉三無私以端拱則全蜀之保寧法輪之常運庸詎知其際邪徵其建立以來招化檀施者有若寺主惠嚴姓張氏操行端明始終無替繇歷五紀成此茂功押寺臨壇大德元極德高宿殖振起律儀上座惠通識敏量寬通藝兼蘊

都維那行持典座行謙聰悟多聞探詳經論咸緇門挺秀
戒行精嚴若衆流爲川羣材成厦喜日月之旣就歎成功
之莫紀年代悠緬易爲消失不立篆記將何以報衆士之
有聞乎請余爲詞用述前述銘曰

時久太平幽陵起兵騎入宮壺塵飛杳冥翠華西巡旋復
天京崇演法梁爲濟羣生藹藹岡原於江之涘盤林走壤
或隱或起建寺之辰經營於此誅茅破藪夷高堙埤云誰
知之大師所指萬材旣構百役齊功日就月將化爲蓮宮
正殿渠渠觚稜倚空長廊複宇霞截雲重乃有二士迴向

正法能成香刹標於濁劫瞻敬自生萬緣皆攝利益宏溥
偉哉善業西南巨鎮地足寶坊形勝之中愛此清涼遠對
前山終古蒼蒼貞珉旣刻永播坤方

諸葛武侯廟古柏文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
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
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攢柯垂陰分翠間明
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
不生古色天風蒼蒼泠泠曾到靈山老柏縱橫亦有大者

莫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爲禎斯廟
斯柏實播芳馨

平淮西碑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
有桀鰲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誥不諭
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
湯武受命武功寢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
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
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

所無歸於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
暴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元宗嘗亦內翦奸邪外清
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旣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
由是隴驛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縣厯於五紀肅宗
代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於天象察於人事
以理運未至沴氣猶凝運啟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
出震端展嚮明考上元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光啟
帝圖不以萬乘爲尊四海爲富遵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
乙夜之勤以爲景擒七國而漢民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

焉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李琳恃近狄之固劉闢
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
挺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
盡室來朝司空宏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
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之談虞
號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刳心斷臂繼踵爲忠旣而
麟見於巴賁之間河清於鄜衛之際固本根之貺昭聖祚
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
楚密邇輶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鋌雪

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濱我后方弔人省冤墾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昭柔服之義示含宏之仁元濟刳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羣疑自消於是會鳧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忠武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孤劒颯馳亦猶馮異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

氣雄武可掃攬槍總魏博河陽邵陽凡三軍自臨穎而前
以河陽軍帥烏重允當從史內誅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
發密應王師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
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號劍南西川
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宏請以子
公武領精卒一萬二千時集洄曲樂書作帥鉞爲戎右充
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
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
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扼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

使李道古以先曹王皋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慕成季之勳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似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宏爲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成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

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郾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盛竇憲之幕府四牡業業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允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常蛇之勢首尾相從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干矛如林行次於洄曲

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勵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隨帥李愬新總傷痍之軍稍勵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矍視屈驚鳥之勢不使露形是以收攻城柵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信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慨之心出於九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旣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

中權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濱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驅縣竹用奇制勝與古爲儔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大安周漢以還莫斯爲盛帝命策勳進宏爲侍中光顏重允竝爲司空懋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郿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

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
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漬烝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
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
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勲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
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搢紳之
士暨侯服之臣上獻鴻名式昭徽冊然後光輝千古聲名
百蠻詔命掌文之臣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閱周雅者美宣
王之中興觀劒銘者戒蜀川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爲令霜霰爲刑君有武節四海

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主格寧邦國武以禁暴
刑以助德牧除害馬農去蝨賊苟非戎功孰靜羣慝明明
我后神算精微九重獨運千里不違宵衣肝食再安中寓
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鏹灤白門縛布服茲四罪豈勞
一旅淮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翦寰宇騷然逮於孽童
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申薄伐飛將
鷹揚前鋒電發齋壇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祆氛未滅
集於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留沓中桓桓襄帥奇謀
成功浮嬰暗渡東馬潛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德滅妖

升城獲醜商不易肆農安其畝洄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
羣帥賞不踰時畫社啟封珪組陸離泊於蠻貊服我英威
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八目錄

陸淳

祀武成王議

定祧獻懿二祖議

刪東皋子集序

春秋集傳纂例序

春秋例統序

春秋集傳微旨序

任超

靈龜王碑

薛勝

孔子彈文王操賦

拔河賦

李季貞

石門山記

仙都山銘

房說

對徵什一稅判

沈封

指佞草賦

何諷

夢渴賦

李直方

邠州節度使院壁記

白蘋亭記

祭權少監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八

陸淳

淳本名質因避諱改名累官左司郎中順宗時徵爲太子侍讀貞元二十一年卒

祀武成王議

臣聞統天下者禮法也救天下者權數也拯難者常以權變禮以數易法有國者則尚德而賤數尊禮而晦權何者禮法行則民安其分務於修身權數騁則人思變常務於苟得安其分理之源也思變常亂之本也故救一時之弊

者事不可貽於將來垂萬世之法者道不必行於當代竊以武成王殷臣也見紂之暴不能諫而佐武王以傾之於周則社稷之臣矣於殷謂之何哉且夫尊其道者必師其人必尚其行使天下之人入是廟也登是堂也稽其人可以思見師其道所由致法則俾夫立節死義之士安所措其心乎聖人所以尊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呂先之以敬讓尊之以禮樂蓋謂此也使武成之名與文宣爲偶權數之略與道德齊衡恐非不刊之典也臣愚爲宜罷上元追封立廟之制依貞觀於磻溪置祠令有司以時享

莫斯得禮之正也

定祧獻懿二祖議

臣竊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頔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於東向行禘之祀太祖復延於西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位既正矣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義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

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志事不足徵也惟有祔於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

刪東臯子集序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游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迹之道易

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內自得邪何乃莊叟之後縣
厯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
隨變而適卽分而安忘所居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
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忤
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
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
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詞全其解懸之志庶乎死
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
備矣此不復云

春秋集傳纂例序

啖子所撰統例三卷皆分別條疏通會其義趙子損益多所發揮今故纂而合之有辭義難解者亦隨加註釋兼備載經文於本條之內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其三傳義例可取可舍啖趙俱已分析亦隨條編附以祛疑滯名春秋集傳纂例凡四十篇分爲十卷云

春秋例統序

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關中人也聰悟簡淡博通深識天寶末客於江東因中原難興遂不還歸以文學入仕爲台州

臨海尉復爲潤州丹陽主簿秩滿因家焉陋巷狹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釋春秋至大厯庚戌歲而畢趙子時宦於宣歙之使府因往還浙中途過丹陽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事多嚮合期反駕之日當更討論嗚呼仁不必壽是歲先生卽世時年四十有七是冬也趙子隨使府遷鎮於浙東淳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繕寫共戴以詣趙子趙子因損益焉淳隨而纂會之至大厯乙卯歲而書成

春秋集傳微旨序

傳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推此而言宣尼之心堯舜

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故春秋之文通於禮經者

謂凡郊廟朝聘等社婚姻之類是也斯皆憲章周典可得而知矣其有事或

反經而志協乎道

紀侯去其國之類是也

跡雖近義而意實蘊奸楚

虔誘蔡侯般之類是也

或本正而末邪

楚殺微舒楚子入陳之類是也

或始非而終

是晉人納捷菑不克納之類是也

賢智莫能辯彝訓莫能及則表之聖心

酌乎皇極是生人已來未有臻斯理也豈但撥亂反正使

亂臣賊子知懼而已乎今故掇其微旨總爲三卷三傳舊

說亦備存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其有與我同志思見唐虞之風者宜乎齊心極慮於此得端本清源之意而後周流乎二百四十二年褒貶之義使其道貫於靈府其理浹於事物則知比屋可封重譯而至其猶指諸掌爾宣尼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豈虛言哉

任超

超建中四年官渝州刺史

靈龜王碑

余誠不才位忝州牧乾乂恭守五載臨茲前後三度見茲

石矣切觀前賢記錄明文咸曰此石出則年豐歲稔比亦
未能記之昨爲去年季冬五度雪降三回盈尺實冀蒼生
有豐稔之望今又河南河北有不匡之徒蟻聚蜂屯我本
道節度使僕射李公奉詔發甲兵萬人從此而下遠伐不
順有此事由因銘之記時唐建中四年歲次癸丑正月戊
寅朔三日庚辰

薛勝

勝河東人贈刑部侍郎存誠父登進士第

孔子彈文王操賦

以審音知人前
後一揆爲韻

文王有聲惟聖能審初彈雅操知德音而有懷稍奏遺音
覺儀刑之可稟黜然之狀已究鏘然之響可尋述而不作
載好其音德必不孤諒前聖合於後聖道乃無二誠此心
達於彼心其神也邂逅相遇其慮也罔或不欽則知奄四
方而氣正加一絃而義深曲引烝哉調吟皇矣穆穆乎順
帝之則洋洋乎令聞不已同聲相應雖千古而會徽音異
日而論猶萬邦而聆遺美所以聖賢不遠古今一揆且將
合於心豈獨盈乎耳旣而溫故知新若聖與仁千里同風
自冥契於風韻千里一聖當間出於聖人玉指迴軫朱絃

應律運八風而吹萬迭五音而不一既而文德在茲以寧
王道宥密斯操也必俟後賢吾無間然陟降因我而著昭
穆因我而宣符盍徹之言無毫釐乖於是叶同音之理豈
合度差於前是謂惟神所受繼聖之後自得於心匪傳於
口稽帝謂之意勤止豈無非天縱之才生知何有無音不
合無德不宜翼翼之心因心而會疊疊之善盡善而知師
襄於是作而言曰子聖人也與文王而同規

拔河賦

皇帝大誇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戲繁會令壯士千人分爲

二隊名拔河於內實耀武於外伊有司兮晝爾於麻宵爾
於紉成巨索兮高輪困大合拱兮長千尺爾其東西之首
也派別脈分以挂人胷腋各引而向以牽乎強敵載立長
旗居中作程苟過差於所誌知勝負之攸平於是勇士畢
登囂聲振騰大魁離立麾之以肱初拗怒而強項卒畏威
而伏膺皆陳力而就列同拔茅之相仍瞋目赳赳壯心憑
陵執金吾袒紫衣以親鼓伏柱史持白簡以鑒繩敗無隱
惡強無蔽能咸若吞敵於胸中懣莫蒂芥又似拔山於肘
後匪勞凌兢然後一鼓作氣再鼓作力三鼓兮其繩則直

小不東兮大不東允執厥中鼉鼓逢逢士力未窮身挺拔
而不動衣廉襜以從風鬪甚城危急逾國蹙履陷地而滅
趾汗流珠而可掬陰血作而顏若渥丹脹脈憤而體如癭
木可以揮落日而橫天闕觸不周而動地軸孰云遇敵遷
延相持蓄縮而已左兮莫往右兮莫來秦皇鞭石而東向
屹不可推巨靈蹋山而西峙疑乎難摧繩掇撲而將斷猶
匍匐而不迴大夫以上停眙而忘食將軍已下號闕而成
雷千人抃萬人咍呀奔走岔塵埃超拔山兮力不竭信大
國之壯觀哉嗟夫虛聲奚爲決勝在場實勇奚爲交爭乃

傷彼壯士之始至信其鋒之莫當洎標紛以校力突繩度而就強懦絕倒而臆仰壯乘勢而頭搶紛縱橫以披靡齊拔刺而陸梁天子啟玉齒以璀璨散金錢而瑩煌勝者皆曰予王之爪牙承王之寵光將曰拔百城以賈勇豈乃牽一隊而爲剛於是匈奴失筋再拜稱觴曰君雄若此臣國其亡

李季貞

季貞建中二年自節度判官除括州刺史

石門山記

混茫既分乾坤成列形下曰器禹別九州漢通百越茲山

惟揚東甌之地也西走嶺嶠南

以後詞俱原闕

未詳遠近觀乎傑

出氛靄勢凌霄漢峭斷穹壁呀開石門

闕

溪層巒萬仞瀑

布千尺奔厓照日望爲晴虹觸石乘風散爲絕境天下之

勝槩也雖呂梁懸水天台飛流方之標奇層巒蓄翠風木

含韻陰鶴朝唳孤猿暝吟曜金碧於激潭散霞

闕

可勝言

哉謝公詩云連岩覺路塞密竹使徑迷暝投雲

闕

雖立意

可嘉而象物殊略若非陰陽偏顧造化有情則曷

闕

幽人

肥遯之志梁

闕

余因守此藩行縣至

闕

遊憩永日修

闕

智

之所欲欲之不已則躁禍生焉棲隱者高情之所志闕歸
焉寧將違樂趨禍以敗其身乎捨躁取靜以全其貞乎前
哲儻有退有歸耕之田處有周急之資必當揖二疏高風
追闕屑屑碌碌終勞形於世務耶聊勒石紀事以貽諸來
者亦闕冀道之不孤也

仙都山銘

元混播形厚載孕靈雄冠羣山孤高亭亭挺拔俊秀氛氲
青冥嵐凝丹穴霞駁雲屏上摩九霄旁礙五星龍髯莫覩
鳳管時聽降自穆武求之靡寧徒聞荒政曾不延齡物有

殊異昔人乃銘爰勒斯文縉雲之垌

房說

說建中朝官祠部左司員外郎

對徵什一稅判

長安縣徵什一稅百姓訴云取已過半人將不
農縣官云恐國用不足

務農重穀徹田爲糧布教頒常示人以信不足於二且異
魯侯拾而糴三非如漢吏況決渠降雨神皋奧區旣稱百
二之雄何辭什一之稅殊大桀而小桀且如茨而如梁杼

軸其空則我豈敢膏腴兼倍於爾何傷徒評語以無稽須
甘心而受譟抵欺赤縣曾是迷愚家財若不助邊軍實如
何取給訴云過半誠爲罔上之人又曰不農恐涉要君之
責載翕其舌無厚爾顏

沈封

封建中時進士

指佞草賦

以靈草無心有
佞必指爲韻

伊嘉卉兮昔生軒庭蓋歷代而莫觀其狀至我后而方覩
其形對右平與左城間朱草與彤庭薰風晝灑湛露宵零

所以彰吾君之睿聖所以表吾君之德馨匪然何以於昭
其異有赫厥靈根莖竦擢枝葉靜好惡夫佞允叶乎聖心
作乎祥特異於靈草况今勤施五至克奉三無多忠良之
士絕讒佞之夫非斯草之助化何以臻於此乎指佞之爲
德也廣指佞之爲瑞也深逢聖斯生介一人之景福有佞
必指俾百寮而革心故能殊衆芳之質標羣瑞之首彼獬
豸之觸邪抵罪在法則嚴伊平露之傾葉知方於人何有
孰若我應明聖指邪佞昔之輔德告軒后之功成今也呈
祥贊吾君之理定一名屈軼千載挺出有佞則指孰云無

必豈比夫萑蒲空扇於堯廚芝房徒歌於漢室哉足以彰
致理薦嘉祉君子在位我則恭默以傾心佞人入朝我則
無私以直指信可以美芳聲於雅頌垂不朽於國史

何諷

諷建中時人

夢渴賦

不宿食以晨飲困鍾盂以沈寢永春晝而高扃隨幅巾而
橫枕及乎酒適衷腸神游異方烟生喉舌惘然如狂爰瞰
甃以窺汲諒不任於呼吸俄據河而俯瀆乃器舟而杯斛

倒魚鼈之窟宅見蛟龍之委伏猶胃腸之不決資宴飲而
未足由是奔九江走五湖手不暇於幹運心不息於躊躇
見波漸竭而百川如綫岸益高而底淤將枯腹慊爾而未
覺肺燥然而不濡尋至大溟茫然連清豈爾浩瀚而吾量
不盈斟酌未幾倏見涯涘百靈稽首乞留濡漑吾腹未充
豈汝爲意俄傾竭於浩渺奄滴瀝而無漬瑤宮貝闕盡列
平地三山赤城可以步至鯢鯨噉喁相煦以呷大鵬驚攫
巨鼇愕眙四顧燥涸悵然興情此情何奇非吾所知恨滄
海之可罄不足充吾之所思周遭有截塊然帶堞水府萬

族咸呼帝闕帝且不聞吾欲未竭方將尋蟻蛭期耿恭問
姜母以何在訪舒姑而欲從辨夸父於渭上弔相如於臨
邛萬計已盡六腑如燼窗日斜照飛蚊遶鬢既驚既覺可
嘆可笑飲不盡器枯腸已療搯頤沈吟其意逾深以吾此
日之一夢見自古不足者之心

李直方

直方德宗朝官左司員外郎歷中書舍人試太常卿貞元
二十一年自韶州刺史移贛州刺史遷司勳郎中

邠州節度使院壁記

自西漢始置幕府得顯辟士其聘舉之盛與公府署吏王國命官爲比於是有班固傅毅崔駰蔡邕陳琳阮瑀之徒出焉大抵多巡禦封略經參戎事居無恆處秩靡常品故命之曰賓國朝篤方岳之任慎求其佐頒以職貢爲之定制或辟自諸侯或降於朝廷皆命於天子其所司也調政教之和策軍算之祕出入聘覲應對賓客其立署也行有戎次處有公堂與方伯周旋彌縫潤色而已王畿之腋劃爲巨防外殿朝那作捍西疆中拱皇都以臨諸夏漆沮之仁旣遠華夷之俗相狎非瓊材英傑莫典封守非莊明純

固莫參毗佐六年春皇帝勞韓侯牧圉之勤俾尹西夏申
命御史中丞王君等九人爲之使介旣而師貞於律農勤
其功惠和威武澤浸火烈孟秋述職耀兵河塞亭障蕭條
千里晏清然後用虎旗蛇矛定功於蒲入覲皇都增秩受
賜旋師舊服勲明德舉非元臣雄略能賢嘉績茂用濟此
先是尚父郭公開府是邦搜賢勿貳俊乂咸集不十數年
持樞衡治邦憲司誥命者咸布職於清朝今韓侯亦能詳
延端士輔相威德是府將來宜爲俊賢之郊數榮達之閭
闕衛多君子邠其有之夫敬其事則命始春秋之誼也是

邦當徵號朔方而以名師建爲三郡肇基於我書事舉德
宜始韓侯此記舊題於堂之北牖慮他日文字湮滅作者
之文莫傳遂刻石以紀之

白蘋亭記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
名州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
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
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綦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爲
之鎮五谿叢流以導其氣其土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

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事督罰以勸之賦
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於前訓故居者逸亡者旋或蹈
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榛灌繩墨之下無姦傲
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渫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徭於是
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
蒙其惠繇是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雪谿而卽
焉白沙如浮流波環之前有大野縣雲繚以萬峯後有名
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
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芟菰叢生鳬鶴朋游嘉

名雖曜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高之程據洲
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修廊雙注北距於霄浮軒轅
流嵯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
法輪奐之美銛刮密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
而不踰內則庭除朗潔彌望鋪雪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
夭矯而對起紫桂翠篁辛荇木蘭碧枚丹實蛇走珠綴鮮
飗暗起縈葉振蘂落英飄飄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
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之石嶙峋乎玉容葳蕤
乎瑤芳衆榮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以白蘋間之紅蕖川

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旆旌綵舟徐移魚躍鳥
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鐘羽籥以樂之
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悅乎有遺區之歎則
爲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
與廢置偕矧蘋之爲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
以澗谿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
贊勝賞也如彼哲賢咏歌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
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購武夫之羨功塵閭不
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觀咨其勑物之

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將浮浙河上會稽凌緡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構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誼云

祭權少監文

維年月日中散大夫試太常少卿上柱國李直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三丈相公之靈天作雷雨山川出雲帝思理平英髦並生爰自弱歲植此休德宏重不器仁聲淵塞旋升外臺乃居察視輔人成化入爲右史文學溥

博德度謙沖載領絲言粉澤天工詞簡理詣燦然昭融俾
國家詔命上逾十代與周漢同風爰登禮曹實司選士人
罕其再我三專美雄文懿行善價端士曷可周行鱗集麀
至朝推厥德乃作天官庶職惟允九流序焉帝念儲皇輟
居調護九法闕理乃遷兵部禮樂不綱斯爲奉常神人以
和騫飛廟堂鼎飪三載萬方咸賴退爲宗伯碩望彌赫惟
梁思理建節來萃教化惠和流庸洽至憶昔攸往火旗雷
麾今也來思白馬龍輶哀笳凝咽以增感丹旄悠揚而獨
飛嗚呼哀哉直方昔在南宮擢遷綸閣提攜推薦忘其菲

薄顧庸淺而難持竟鴻飛而終卻今佳城行啟哀輓徐吟
跪靈筵而號慟淚橫墮而不禁伏惟尚饗